

中国现代文学丛书

鲁迅杂文

七

腔北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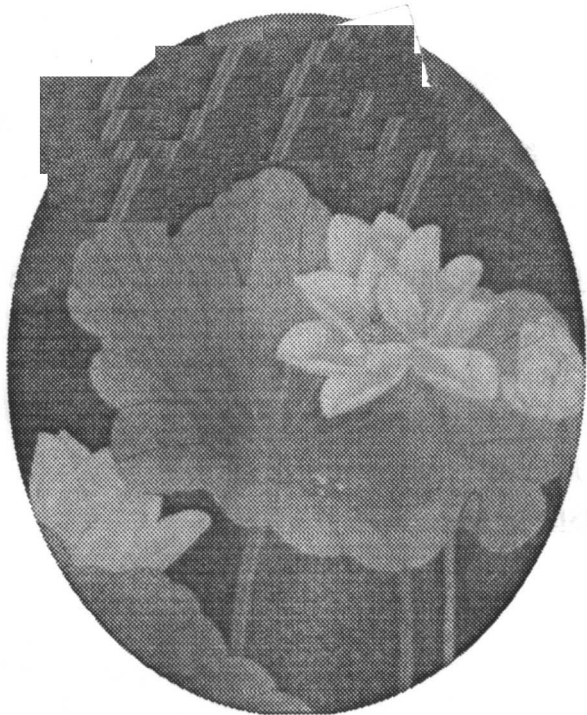


的麼？我總不肯下去，似乎也確是我做的。那是很給
河南的。這是一篇脾氣，文章要
長，人長，我命，所以如摩羅特，說那樣，簡
直是。大概不三子那麼做了。還是散



1812.2/1-2

中国现代文学丛书
鲁迅杂文
南腔北调



广西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腔北调/王逸夫编选,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8.6 (2001.10 重印)

I. 南…… II. 王…… III. ①中国现代文学②鲁迅杂文 N. 18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84564 号

中国现代文学丛书

鲁迅杂文

南腔北调

编 选 王逸夫

责任编辑 刘 浩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麻村 3 栋)

海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宁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张 12

字数 332, 960 印数 75000—8000

1998 年 6 月第一版 2001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ISBN7-5363-3887-2/I.775

定价:22.50 元

目 录

热 风

随感录·二十五·····	(1)
随感录·三十三·····	(3)
随感录·三十五·····	(8)
随感录·三十六·····	(10)
随感录·三十七·····	(11)
随感录·三十八·····	(13)
随感录·四十七·····	(17)
随感录·四十八·····	(18)
随感录·四十九·····	(20)
拳术与拳匪 ·····	(22)
“来了” ·····	(25)
“圣武” ·····	(27)
恨恨而死 ·····	(30)
有无相通 ·····	(32)
名字 ·····	(33)
所谓“国学” ·····	(35)
论雷峰塔的倒掉 ·····	(37)
论照相之类 ·····	(40)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	(48)
论辩的魂灵 ·····	(52)
杂忆 ·····	(54)

补白	(62)
论“他妈的!”	(69)
这个与那个	(73)

华 盖 集

诗歌之敌	(80)
咬文嚼字（一至二）	(85)
忽然想到（一至四）	(87)
忽然想到（五至六）	(92)
忽然想到（七至九）	(96)
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102)
一点比喻	(111)
无花的蔷薇	(114)
无花的蔷薇之二	(119)
无花的蔷薇之三	(123)
新的蔷薇	(127)
马上日记	(130)
马上支日记	(140)
马上日记之二	(155)

华 盖 集 续 编

杂感	(161)
北京通信	(163)
导师	(166)
论睁了眼	(168)
坚壁清野主义	(173)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177)
“死地”	(185)

空谈·····	(187)
庆祝沪字克复的那一边·····	(190)
小杂感·····	(193)
习惯与改革·····	(197)
“友邦惊诧”论·····	(199)
观斗·····	(202)
止哭文学·····	(204)
娘儿们也不行·····	(207)
小品文的危机·····	(209)
男人的进化·····	(212)
九一八·····	(214)
礼·····	(218)
双十怀古·····	(220)
重三感旧·····	(225)
拿来主义·····	(228)

而 已 集

书苑折枝·····	(231)
书苑折枝（二）·····	(233)
书苑折枝（三）·····	(235)
略论中国人的脸·····	(237)
可恶罪·····	(241)
新时代的放债法·····	(242)
流氓的变迁·····	(244)
知难行难·····	(246)
推背图·····	(249)
言论自由的界限·····	(251)
文章与题目·····	(253)
谈金圣叹·····	(255)

经验·····	(257)
谚语·····	(259)
二丑艺术·····	(261)
“吃白相饭”·····	(263)
“揩油”·····	(265)
爬和撞·····	(267)
帮闲法发隐·····	(269)
看变戏法·····	(271)
世帮三昧·····	(273)
火·····	(276)
作文秘诀·····	(278)
捣鬼心传·····	(282)
朋友·····	(284)
儒术·····	(286)
隐士·····	(291)
论讽刺·····	(294)
从帮忙到扯淡·····	(296)
“题未定”草（一至三）·····	(298)
半夏小集·····	(306)

南腔北调集

匪笔三篇·····	(310)
某笔两篇·····	(314)
文艺和革命·····	(316)
文学和出汗·····	(318)
拟豫言·····	(320)
《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	(324)
书籍和财色·····	(327)
以脚报国·····	(329)

新的“女将”	(331)
宣传和做戏	(333)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	(335)
文摊秘诀十条	(338)
听说梦	(340)
航空救国三愿	(343)
文学上的折扣	(345)
“以夷制夷”	(347)
偶成	(349)
中国的奇想	(351)
豪语的折扣	(353)
各种捐班	(355)
四库全书珍本	(357)
登龙术拾遗	(359)
外国也有	(361)
“滑稽”例解	(363)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366)
运命	(368)
洋服的没落	(370)
清明时节	(372)
偶感	(375)
中秋二愿	(377)

随感录·二十五^①

我一直从前曾见严又陵^② 在一本什么书上发过议论，书名和原文都忘记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见许多孩子，辗转于车轮马足之间，很怕把他们碰死了，又想起他们将来怎样得了，很是害怕。”其实别的地方，也都是如此，不过车马多少不同罢了。现在到了北京，这情形还未改变，我也时时发起这样的忧虑；一面又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③ 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

① 随感录，《新青年》杂志自1918年4月第4卷第4号起开辟的一个栏目，发表社会、文化短评。这个栏目的文章起初不列篇题，只以各篇的序数标名，后至第五十六篇起才出现各篇的题目。鲁迅从第二十篇起在这个栏目上发表文章，前后写了二十七篇。

② 严又陵，即严复（1853～1921），字又陵，清末思想家、翻译家。早年曾往英国学习海军，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他曾译书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思想，在当时中国知识界发生很大影响。

③ 《天演论》，英国十九世纪思想家、博物家赫胥黎所著《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前两部分。《天演论》是严复的译名。因为严复的翻译有很大的意译成分，鲁迅这里称之为“做”。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合。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奥国人华宁该尔^①（Otto Weininger）曾把女人分成两大类：一是“母妇”，一是“娼妇”。照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两类了。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原刊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3号，收入《热风》）

① 华宁该尔，通译魏字格（1880-1903），奥地利心理学家。所著《性与性格》一书从生理和心理等方面贬低女性。

随感录·三十三

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

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孱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例如一位大官^①做的卫生哲学，里面说

“吾人初生之一点，实自脐始，故人之根本在脐。……故脐下腹部最为重要，道书所以称之曰丹田。

用植物来比人，根须是胃，脐却只是一个蒂，离了便罢，有什么重要。但这还不过比喻奇怪罢了，尤其可怕的是——

“精神能影响于血液，昔日德国科布博士发明霍乱（虎列拉）病菌，有某某二博士反对之，取其所培养之病菌，一口吞入，而竟不病。

^① 指当时任北洋政府教育参事的蒋维乔。1918年2月，蒋维乔曾在北京大学发起静坐会，并作提倡“静坐”的演讲。1918年1月23日至25日《北京大学日刊》曾转载《教育公报》所刊蒋维乔在别处作的题为《卫生哲学》的演讲词。鲁迅下文引述的两段话即出自那篇演讲词。

据我所晓得的，是 Koch 博士^① 发见（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发见，创出了前人未知的器具和方法才叫发明）了真虎列拉菌；别人也发见了一种，Koch 说他不是，把他的菌吞了，后来没有病，便证明了那人所发见的，的确不是病菌。如今颠倒转来，当作“精神能改造肉体”的例证，岂不危险已极么？

捣乱得更凶的，是一位神童做的《三千大千世界图说》^②。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教的糟粕，乱作一团，又密密的插入鬼话。他说能看见天上地下的情形，他看见的“地球星”，虽与我们所晓得的无甚出入，一到别的星系，可是五花八门了。因为他有天眼通^③，所以本领在科学家之上。他先说道——

“今科学家之发明，欲观天文则用天文镜……然犹不能持此以观天堂地狱也。究之学问之道如大海然，万不可入海饮一滴水，即自足也。

他虽然也分不出发见和发明的不同，论学问却颇有理。但学问的大海，究竟怎样情形呢？他说——

赤精天……有毒火坑，以水晶盖压之。若遇某星球将坏之时，即去某星球之水晶盖，则毒火大发，焚毁民物。

众星……大约分为三种，曰恒星，行星，流星。……据西学家言，恒星有三十五千万，以小子视之，不下七千万万也。……行星共计一百千万大系。……流星之多，倍于行星。……其绕日者，约三十三年一周，每秒能行六十五里。

日面纯为大火。……因其热力极大，人不能生，故太阳星君

① Koch 博士，即科赫博士（1843—1910），德国病菌学家。

② 《三千大千世界图说》，1916 年出版的一部歪曲近代科学、宣扬天道观的著作。该收假托一位名叫江希张的孩子所撰，当时舆论界有人将江希张吹捧为“神童”。

③ 天眼通，佛家所说六种“神通”之一，能透视常人目力所看不见的东西。

居焉。

其余怪话还多；但讲天堂的远不及六朝方士的《十洲记》^①，讲地狱的也不过钞袭《玉历钞传》^②。这神童算是糟了！另外还有感慨的话，说科学害了人。上面一篇“嗣汉六十二代天师正一真人张元旭”的序文，尤为单刀直入，明明白白道出——

自拳匪假托鬼神，致招联军之祸，几至国亡种灭，识者痛心疾首，固已极矣。又适值欧化东渐，专讲物质文明之秋，遂本科学家世界无帝神管辖，人身无魂魄轮回之说，奉为国是，俾播印于人人脑髓中，自是而人心之敬畏绝矣。敬畏绝而道德无根柢以发生矣！放僻邪侈，肆无忌惮，争权夺利，日相战杀，其祸将有甚于拳匪者！……

这简直说是万恶都由科学，道德全靠鬼话；而且与其科学，不如拳匪^③了。从前的排斥外来学术和思想，大抵专靠皇帝；自六朝至唐宋，凡攻击佛教的人，往往说他不拜君父，近乎造反。现在没有皇帝了，却寻出一个“道德”的大帽子，看他何等利害。不提防想不到的一本绍兴《教育杂志》里面，也有一篇仿古先生的《教育偏重科学无甯偏重道德》（甯字原文如此，疑是避讳）^④的论文，他说——

西人以数百年科学之心力，仅酿成此次之大战争。……科学云乎哉？多见其为残贼人道矣！

① 《十洲记》，志怪小说，旧题汉东方朔撰。

② 《玉历钞传》，描述所谓阴间活动的书，配有插图，据称是宋代道士所撰。

③ 1900年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武装斗争中，曾设立拳会，练习拳棒，称为“拳民”；“拳匪”当时一些人对参加义和团运动的人民群众的蔑称。

④ 封建时代凡与皇帝和尊长名字相同的字，在书写中必须改变写法，叫做“避讳”。清宣宗（道光）名旻宁，故清人和遗老将“宁”改用为“甯”。

偏重于科学，则相尚于知能；偏重于道德，则相尚于欺伪。相尚于欺伪，则祸止于欺伪，相尚于知能，则欺伪莫由得而明矣！

虽然不说鬼神为道德根本，至于向科学宣告死刑，却居然两教同心了。所以拳匪的传单上，明白写着——

孔圣人
张天师
傅言由山东来，赶紧急傅，并无虚言！（傅字原文如此，疑传字之误。）

照他们看来，这般可恨可恶的科学世界，怎样挽救呢？《灵学杂志》内俞复先生答吴稚晖^①先生书里说过：“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可知最好是张鬼神之说了。鬼神为道德根本，也与张天师和仿古先生的意见毫不冲突。可惜近来北京乩坛，又印出一本《感显利冥录》，内有前任北京城隍白知和帝闲法师的问答——

师云：发愿一事，的确要紧。……此次由南方来，闻某处有济公临坛，所说之话，殊难相信。济祖是阿罗汉，见思惑已尽，断不为此。……不知某会临坛者，是济祖否？请示。

乩云：承谕发愿，……谨记斯言。某处坛，灵鬼附之耳。须知灵鬼，即魔道也。知此后当发愿驱除此等之鬼。

“师云”的发愿，城隍竟不能懂；却先与某会力争正统。照此看来，国家之命未延，鬼兵先打仗；道德仍无根柢，科学也还该活命了。

① 吴稚晖（1865—1953），名敬恒，江苏武进人。早年曾参加同盟会，办过报纸，后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其实中国自所谓维新以来，何尝真有科学。现在儒道诸公，却径把历史上一味捣鬼不治人事的恶果，都移到科学身上，也不问什么叫道德，怎样是科学，只是信口开河，造谣生事；使国人格外惑乱，社会上罩满了妖气。以上所引的话，不过随手拈出的几点黑影；此外自大埠以至僻地，还不知有多少奇谈。但即此几条，已足可推测我们周围的空气，以及将来的情形，如何黑暗可怕了。

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这是什么缘故呢？陈正敏《遯斋闲览》^①有一段故事（未见原书，据《本草纲目》^②所引写出，但这也全是道士所编造的谣言，并非事实，现在只当他比喻用）说得好

杨勣中年得异疾；每发语，腹中有小声应之，久渐声大。有道士见之，曰：此应声虫也！但读《本草》取不应者治之。读至雷丸，不应，遂顿服数粒而愈。

关于吞食病菌的事，我上文所说的大概也是错的，但现在手头无书可查。也许是 Koch 博士发现了虎列拉菌时，Pfeffer 博士^③以为不是真病菌，当面吞下去了，后来病得几乎要死。总之，无论如何，这一案决不能作“精神能改造肉体”的例证。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补记。

（原刊 1918 年 10 月 15 日《新青年》第 5 卷第 4 号，收入《热风》）

① 《遯斋闲览》，笔记小说，宋代陈正敏撰，原书已佚，《说郛》辑有四十余条。

② 《本草纲目》中医药物学著作，明代李时珍撰写。

③ Pfeffer 博士，即普费尔博士（1845—1920），德国植物学家，植物生理学创始人。

随感录·三十五

从清期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这一句话。

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大约有两种：一是爱国志士，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他们在这题目的背后，各各藏着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

现在成了民国了。以上所说的两个问题，已经完全消灭。所以我不能知道现在说这话的是那一流人，这话的背后藏着什么意思了。

可是保存国粹的正面意思，我也不懂。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①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① “海禁”，清朝政府实行“锁国”政策，禁止民间商船出口，外国商船也只能在指定海口通商。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资本主义列强的枪炮打开了中国大门，废除了“海禁”，西方科学文化也随之传入中国。

倘说：这是不学成汤文武周公^①的缘故；何以真正成汤文武周公时代，也先有桀纣暴虐，后有殷顽作乱^②；后来仍旧弄出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原刊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5号，收入《热风》）

-
- ① 成汤，商代第一个君主。文，即周文王，商末周族领袖，周代尊称为文王。武，即周武王，文王的儿子，周代第一个君主。周公，武王之弟；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因年幼由摄政。下文的桀，夏代最后一个君主。纣，商代最后一个君主，均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
- ② 周武王灭殷以后，封纣的儿子武庚为诸侯；周成王继位后，武庚联合东方奄、蒲姑等国，起兵反周。周公率兵东征，平息叛乱，将反抗周朝统治的殷人称作“殷顽”。